司馬溫公文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司馬溫公文集

(一)

司馬光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有宋之代號稱多才而朱晦翁獨謂溫公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晦翁此言其深得溫公也哉夫當熙寧之世新法病民海內騷擾忠言讜論沮抑不行端人正士擯棄下位聚斂之臣日進而民之倒懸者幾二十年矣方是時溫公退居於洛若將終身而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至有遮道號呼願公勿去朝廷此豈易符人望者與公起而爲政毅然身任天下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漸次務去之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天下驩欣鼓舞有若更生而元祐之治以成識者謂公有旋乾轉坤之力豈不信哉顧嘗論之人臣當屢進屢退之際不無懷疑顧忌之思公歷事四世或在朝或外出而勤勤款款於章奏之間切切偲偲於卿大夫往來之際祇此憂國憂民不避艱險未嘗以中外少異席可卷石可轉金可鑠玉可磨而公之精誠不可奪夫是以卒能悟主救弊補偏以次第而成功也余讀其遺集而竊有感矣夫人生天地間須有此濟世救時反敗爲成大手段庶幾不與草木同腐以公之嘉謨嘉猷昔有成效君天下者得之可以鑒治亂而隆景運爲人臣者得之可以歷常變而勵匪躬士庶人得之亦可以寡其過而保其身公之被當年者只一時而公之垂萬世者且更無窮也因爲重梓其集約爲若干卷以公於世仰其人景其功慨然而興是所望於尚友之士也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夏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傳

司馬光字君實池次子也七歲時羣兒戲於庭一兒跌甕水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京洛間畫以爲圖中進士甲科判禮部故事日當食京師不見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人主獨不知其爲患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上疏曰臣向者進說乞選宗室爲繼嗣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此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道哉帝大感動命送中書光見宰相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矣韓琦等拱手曰謹奉教英宗遂立爲皇子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光見韓琦言其非琦曰君見慶歷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故民不信雖光亦未敢信也琦曰吾在此君何憂光曰君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不數年皆如光慮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上疏論修身治國之要曰仁曰明曰勇曰審官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獲罪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還詔邊臣招納光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

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之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夫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於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自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世世患。臣恐今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爲病。光曰。臣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當時朝廷不許。有司尚能病民。況許之乎。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而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

而潛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而欲竊之左右與論國事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求退帝拜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陛下誠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帝曰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後是非誠可笑也光竟出知永興軍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絕口不論事光常患歷代史繁多人主不能遍覽爲資治通鑑以獻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入臨衞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起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保馬市易諸法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事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之害乞直降敕罷之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

法。拜尚書左僕射。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賓客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是年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謚曰文正。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光誣謗先帝。盡廢成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令奪贈謚仆碑。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以光爲首。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

司馬溫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表

爲龐相公謝明堂禮成轉官表
爲文相公謝賜神道碑文表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爲龐相公讓官表
爲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爲龐相公謝官表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進瞻彼南山詩表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進通志表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知永興軍謝上表
遺表
謝提舉崇福宮表
進資治通鑑表
謝宣諭表
謝門下侍郎表
上皇帝謝賜生日禮物表
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上皇帝辭免正議大夫表
上太皇太后辭免正議大夫表
上皇帝謝轉正議大夫表
上太皇太后謝轉正議大夫表
謝起居減拜表
奏彈王安石表

謝賜銀絹表
卷之二
章奏
爲孫太博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論夏竦謚狀
論夏竦謚第二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
乞虢州第一狀
乞虢州第二狀
乞虢州第三狀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陳三德上殿劄子
言御臣上殿劄子
論赦及疏決狀
薦鄭揚庭劄子
薦劉靡劄子

卷之三

章奏

論舉選狀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
進五規狀

論勸農上殿劄子
論燕飲狀
論兩府遷官狀
論夜開宮門狀
乞建儲上殿劄子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論臣僚上殿屏人劄子
論制策等第狀
論蘇安靜狀
論公主宅內臣狀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論諸科試官狀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論正家上殿劄子

乞優老上殿劄子
言張田第二狀
論李瑋知衞州狀
辭知制誥狀
辭知制誥第二狀
辭知制誥第三狀
辭知制誥第四狀
辭知制誥第五狀
辭知制誥第六狀
辭知制誥第七狀
辭知制誥第八狀
辭知制誥第九狀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上殿謝官劄子

章奏
論寺額劄子
言王逵劄子
言王逵第二劄子
論赦劄子
言陳烈劄子
上皇帝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上兩宮疏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言醫官劄子
言醫官第二劄子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言遺奠劄子
論虞祭劄子
論虞祭第二劄子
乞放宮人劄子
上皇太后疏
上皇帝疏
乞開講筵劄子
言程戡劄子
言後宮等級劄子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言奉養上殿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勘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卷之五

章奏

言兩府遷官劄子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
上皇太后疏
陳治要上殿劄子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乞講尚書劄子
言除盜劄子
言備邊劄子
言蓄積劄子
言舉官上殿劄子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乞罷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乞罷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乞罷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乞降黜第一狀
乞降黜第五狀
言西邊上殿劄子

卷之六

章奏
上皇帝疏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言濮王典禮劄子
留呂誨等劄子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乞責降第二劄子
乞責降第三劄子
乞責降第四劄子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乞御殿劄子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言王廣淵劄子
言高居簡第四劄子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言賑贍流民劄子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言王中正劄子
言王中正第二劄子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議貢舉狀
論風俗劄子
上體要疏
卷之七
章奏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請自擇臺諫劄子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
薦范祖禹狀
再乞西京留臺狀
乞開言路劄子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乞開言路狀
請更張新法劄子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
卷之八
章奏
進孝經指解劄子

辭轉官劄子
辭轉官第二劄子
辭轉官第三劄子
辭轉官第四劄子
辭轉官第五劄子
辭放正謝劄子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辭位第二劄子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論賑濟劄子
辭接續支俸劄子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辭入對小殿劄子

乞進呈文字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起請科場劄子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辭大禮使劄子
論監司守貧格任舉主劄子
薦王大臨劄子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進呈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
卷之九
書啓
謝檢討啓
謝校勘啓
又謝龐參政啓
上宋侍讀書
與薛子立秀才書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答謝公儀書
與范景仁書
與李子儀書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與東阿張主簿書

與范景仁書
答范景仁書
答陳祕校充書
與夏祕丞倚書
答劉太博忱書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答劉賢良蒙書
卷之十
書啓
答周同年源書
答孔司戶文仲書
與王介甫書
與王介甫第二書
與王介甫第三書
上許州吳給事書

答胙城郭大丞書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答張砥先生書
答陳監簿師仲書
答李大卿孝基書
與吳丞相充書
答蔣中舍深之書
與王樂道書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與呂晦叔簡
與呂晦叔第二簡

答彭寂朝議書
答程伯淳書
三省咨目
卷之十一
序　祭文
百官表總序
顏太初雜文序
呂獻可章奏集序
幷州學規後序
張共字大成序
諸兄子字序
序賻禮
送同年郎景徵歸會稽榮覲序
送李揆之序
送李子儀序

送孟翺宰宜君序
送丁浦江序
送胡完夫序
送通山令郝戴序
送李公明序
諸廟祈雪文
祭黃石公文
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卷之十二

賦　詩　頌　贊

稷下賦
贈邵興宗
送崔尉之官巢縣
奉同范景仁宋次道大常致齋韓廷評維見過閽人不時內韓去乃知爲詩謝之

送守哲歸廬山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門不果王禹玉爲之求詩於朝之
士大夫以紀之
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夜坐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獨樂園詠
讀書堂　釣魚庵　採藥圃
和聒之美二貧詩
和之美雞澤官舍詩
西齋　題廳壁　縣樓　柳　向城路
超然臺詩寄子瞻學士
今古路行
示道人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

逍遙呈欽之堯夫
戲呈堯夫
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駿堯夫
和堯夫見寄
送人爲閩宰
送蘇屯田知單州
和趙子輿龍州吏隱堂
和潞公眞率會詩
送致仕朱郎中令孫
亨杞下第作詩示之
夷齊
效趙學士體成口號獻開府太師
顏樂亭頌
河間獻王贊

卷之十三

功名論
十哲論
四豪論
管仲論
荀息論
廉頗論
致知在格物論
葬論
李僕射謚文恭議
錢中令謚宣靖議
竫瞻堂記
獨樂園記
范景仁傳
閑人傳

書孫之翰墓誌後
卷之十四
史剡　迂書
孔子
蕭何營未央宮
迂書序
釋迂
辨庸
士則
無怪
事親
事神
寬猛
學要
文害

求用
負恩
羨厭
無爲雙
諱有
斥莊
兼容
指過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表

爲龐相公謝明堂禮成轉官表

叨榮過厚。揣分非宜。制命益嚴。懇辭不獲。中謝伏念臣顓愚無術。孤陋寡徒。起家衡茅。致位樞近。此皆出於天幸。斷自宸知。非才技過絕於人。豈朋援陰爲之地。是以每循涯知止。以寵爲憂。獲一官若負譴訶。進一位若懷疾眚。非敢厭薄高爵。希慕榮名。誠以居三府之崇。贊萬機之大。久留不去。妨廢實多。況祿厚者衆之所趨。勢尤者人之所疾。不獨力綿任重。失職是虞。亦將智淺迹單。處躬可畏。方自謀於遜避。以深遠於譏嫌。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濬發清衷。述修盛禮。合祫天地之祀。嚴配祖宗之靈。茂典既成。鴻私旁洽。謂臣屬當扈從。與在駿奔。疇其執事之勞。均以受釐之慶。遷地官之亞列。增帝傅之寵名。悉非庸虛所能堪稱。是用力陳危款。冀寢殊恩。葵藿之心。徒自傾而無隱。雨露之澤。非已降而可收。雖祇徇於詔文。實內慙於靈府。敢不益堅苦節。愈厲樸忠。當官而行。蹈水火而無避。惟力是視。竭筋骨以爲期。

爲文相公謝賜神道碑文表

命發宸庭。文成禁署。澤及存歿。榮動邇遐。中謝竊以金石之傳。久而彌茂。風樹之感。貴而自悲。諒知爲子

之心咸有顯親之願伏念先臣策名休運接武辨朝陳力當官服勤沒齒臣荷析薪之業紹作室之功雖資性甚愚曾無肖似而義方未墮少追謦尤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過聽菲才遽加大任寘彼官師之首列於丞弼之司非藉世榮曷膺國寵頃以歲時得卜宅兆圖新將論譔於豐碑用表章於大隧豈意睿明曲照優渥沓臻紆彼神翰揭諸螭首仍詔代言之職直書傳信之辭著琬琰以無忘與松楸而並列聲光不朽永蒙庇於昆孫精爽有知潛拜嘉於幽壤荷恩益腆撫己知輕且身體髮膚皆仰資於顧復而股肱心膂敢有愛於生成未識津涯徒知涕泗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臣省躬甚明揣分已熟非敢外飾以邀上知天恩留連未見識察物意專慤期於感通中謝伏念臣本以諸生親逢盛世行能無出於萃類學術不際於幾微所期解韋布之衣霑斗石之祿竭簿領之效免耕稼之勤安敢企踵帝庭許身王佐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嘉其木訥亮以孤忠課以近小之功麤能稱旨役以煩縟之事不至敗官乃謂椄枘之才可勝棟樑之任錡釜之器足兼鼎鼐之容遠自西州驟叨重任躋密地則不踰中宿參大政則曾未朞年遽越等夷直登佐弼靜言遭際熟察基緣寧左右先爲之容豈朋援陰爲之地莫非睿鑒特振寒蹤雖以草木之微猶知雨露之澤況於有識豈敢忘恩豈欲違去旒扆之前遠離闕庭之外棄萬鍾之秩辭四輔之崇顧以義不可留情有所迫大易存覆餗之戒詩人著在梁之譏任重難勝位高多懼雖人主舍貸未賜於譴訶有司因循不加於繩治臣敢不捫心自愧顧影知非乘疵

客之未形。保名迹而先退。必使愆尤增積。謗讀流聞。致陛下失終始之仁。愚臣受遠邇之責。非止謀身之過。抑亦負國之深。是用寢食震驚。夙宵悸慄。視金章於芒刺。等黃閣於焦原。苟未去身。何能慊志。伏望燭臨危款。矜恤苦言。聽避位於上司。得保躬於散地。博求雋傑。光輔休明。則臣俯就下陳。若獲九遷之喜。出居外職。無殊三接之榮。干冒冕旒。不勝悚悚之至。

爲龐相公讓官表

恩出非常。位遷不次。內循空薄。交集震驚。中謝臣識昧疏通。學非殫洽。依憑時會。叨假國靈。洊更要劇之權。遂躋通顯之地。陪侍帷幄。參與機衡。雖盡股肱之勞。不遺餘力。訖無毫髮之效。克厭衆心。居常自思。敢忘內訟。方且俟清閒之燕。竭悃款之私。力辭宥密之聯。退祈冗散之秩。庶逭官責。少息人言。豈期志願少從。寵光愈峻。遽以朽疏之質。猥當佑弼之司。承命以還。措躬無所。竊以緝熙帝術。寅亮國成。翼戴萬機。統和三極。得人則羣生蒙福。失職則百度乖方。詎可妄居。豈容虛授。臣雖欲冒榮不顧。懷祿苟安。儻衆庶責望之深。誠朝廷倚毗之失。是用夙宵愧恧。寤寐兢憂。不知列鼎之榮。悅若臨淵之懼。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從危款。曲照孤蹤。矜其駑策之勤。爲日已久。察其避讓之固。於心不欺。俾祇服於舊官。特寢除於新命。旁求雋德。式副輿情。

爲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需奏仰陳。冀安於涯分。綸言俯及。未照於悃誠。踡地載驚。履冰逾畏。中謝臣聞量能授職者。人主之通術。

陳力就列者臣下之令圖義或此違治何由立臣是以退居深念申旦伏思竊惟佑弼之崇實繫安平之本總領衆職鎮撫四方下遂萬物之宜上序三光之統凡將圖任豈易輕言至若黃霸循良朱博銳敏始爲郡守皆號能臣暨陟宰司遂墮盛譽或受嗤於鷃雀或召咎於鼓妖豈前智而後愚蓋任盈而量溢況臣空薄詎敢擬倫必欲使用不違才舉無敗事則莫若委之藩服俾敷寬大之條寘以邊方得奉綏懷之略庶幾展效不敢憚勤儻以服役有年居官無過不欲捐之草莽尚將留彼闕定則願且守故棲未遷他職私自寧於密地得時望於清光忝幸已深感慨何極豈敢使巖廊曠位九鼎失和竊貪一日之榮不虞四海之責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曲垂矜恤靡賜忽遺察底裏之無欺全始終而可保特收渙命俯徇愚衷少安據蔑之憂尚免在梁之刺內惟懇迫期獲允俞

爲龐相公謝官表

荷恩逾分瀝懇敷言成命莫回愧顏無寄中謝伏念臣賦能甚薄探道未深習詩禮以爲儒師法令而補吏適際亨嘉之會誤膺滌哲之知亟陟顯塗洊膺煩使監邊則盡護羣師侍幄則協贊萬微密邇清光訏謨基命固已任逾器表榮溢望涯居無終食之閒少忘素餐之責何意天恩橫被宸睠曲成猥掄椁散之才專委棟隆之任靡由階漸遽擢直登冠册府之華資總史臣之善志翻經演法進律加田甫聞出綍之言殆失措躬之地力陳丹悃仰黷邃旒雖堅不奪之誠難變已行之令威顏甚邇私願莫從俯僂若驚徜徉自失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用人道廣愛物義深不求純備之功姑委燮調之職爰從隗始俾奉蕭

規。敢不祓飾厥心。耀明其志。識慮所及。不敢顧私。筋力可任。期於盡瘁。少助緝熙之化。仰酬覆燾之仁。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避辭公鼎。雖弛負擔。違離天閽。倍深眷戀。中謝伏念臣材非出類。識不先幾。逢辰休嘉。致位通顯。謹司斥候。亟守於邊隅。虔布教條。涖更於方鎮。訖無聲迹。可聳傳聞。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明燭幽微。仁霑疏逖。遠選掄於遐服。俾陪貳於中樞。曾不浹旬。遂參大政。未能周歲。爰陟上司。念遭際之非常。求比倫之蓋寡。雖濱隕越。豈謝生成。是用杜僥倖之門。窒奇衺之徑。激揚廉讓。抑止浮華。苟有利於公家。固不爲於私計。然而力非其任。智實有涯。羣心萬殊。理難稱愜。衆目環視。動成詆詞。紛如鋒矢之衝。浩若波濤之沸。從之則懼傷國體。違之則立致身殃。進退靡遑。起居無所。屢以清閒之侍。力陳退避之誠。蓋揣分之甚詳。恐敗官而爲辱。貴全終始。不蹈顛危。陛下察其愚衷。必非緣飾。愍其孤迹。易致怨憎。俾迪職於近藩。得逸譏於尸祿。仍進天官之秩。復升殿幄之華。禮數甚優。恩輝愈治。脫呂梁之險。亟就安瀾。去焦原之危。更遵夷路。非曲叨於庇佑。豈自信於保全。惟許昌之奧區。乃昆吾之故壤。士毛豐衍。民鹵夥繁。敢不志在拊循。勤加訓導。奉承寬大之詔。期臻富庶之風。少副憂勤。茲爲報效。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嘉祐三年九月初三日上。

臣光言。今月二十五日。有詔詣崇政殿。觀交州所獻異獸。曰麒麟者。臣愚不學。不足以識異物。竊以麟瑞

獸也。曠世而不可覩。其於經。有名而無形。傳記有形。而去聖久遠。衆說紛揉。自非聖人。莫能識其眞。況承學之臣。固不能決其是非也。臣光中謝竊以王者。道盛德至。格於神明。則有仁獸不召而自至。不羈而自馴。此其所以爲瑞也。今是獸也。生於遐荒。拘之檻櫝。載之方舟。輿曳萬里。致於闕庭。形質詭異。不應經傳。眞僞之間。未易究測。儻其眞也。則非自然而來。設其僞也。徒爲遠夷所笑。殆非所以發揚聖朝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臣竊以爲延見使者。賚之金帛。賜以詔書。嘉答其意。歸其麒麟。使復故壤。然後登俊傑之才。修政治之實。使家給人足。禮興樂行。四海賓服。天瑞自至。以遵旅獒之意。不亦盛乎。臣不勝憤悱。謹述交趾獻奇獸賦一篇。奉表投進以聞。

進瞻彼南山詩表

臣光言。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乾下坤上。謂之泰。豈非陽不下陰。則無以行其施。君不交臣。則無以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飫燕之豐。鐘鼓筦磬之樂。車服旌旗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雖然人君不以誠心加之。則此四者雖美無益也。故鹿鳴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此言君臣之恩。不由外來也。中謝伏見尊號皇帝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再幸天章閣。悉召宰輔侍從之臣。徧觀瑞物。卽先帝御書御集。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幷御墨紙筆。以賜羣臣。又賦詩命羣臣屬和。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比暮而罷。其酒

醪殽蔌羅花金器多出禁中於二十七日仍面諭羣臣以前日之燕辦於造次未盡朕心故欲重與卿等爲樂今天下方無事毋惜盡醉以稱朕意是日凡爲燕之具又加厚於前其所以勞徠存撫羣臣莫非出於陛下之志者是以羣臣膏沐寵光被服德音熏蒸傸㬎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固不待飲食而先醉飽矣退而詠歌聖德流布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爲陛下之於羣臣可爲無負而羣臣實負陛下多矣苟有可以死於其職補益萬分莫敢愛也中謝竊以羣臣前後受陛下爵位廩祿饗燕賜予固已多矣未有如今日之歡欣感激深厚切至上下如一者其故何哉此非外物豐衍所能致也正由陛下加之誠心而已矣陛下方將推廣此心以被天下至於朝廷之政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無不盡誠以求之臣見四海之內如殿堂之上無不沈酣於茂恩饜飫於盛德矣不勝鼓舞抃蹈之至謹成瞻彼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文采鄙野不自揣度羞汗盛時伏惟陛下察其狂簡而裁其罪罰焉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嘉祐元年作

臣光言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臣畜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宣昭功化者也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之性發於自然動靜云爲必咨訓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以爲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禽戡姦桀肇開王迹幷州者太宗皇帝所以芟夷僭亂混壹九圍瀛州者眞宗皇帝所以攘卻貪殘億寧華夏皆大勳懿業威靈所存遂命有司分建

原廟。圖繢聖容。躬題扁榜。嚴奉之禮。備盡恭勤。羽衞供帳。率從豐衍。茲有以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夫以陛下天授之資。愛敬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爲無不成。求無不給。榮名之彰。炳如日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乂安。四海懷服。草木禽魚。靡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愚幸得補文館之缺。以經史爲職。竊視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註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線。是敢不自揆量。妄以所聞。爲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聖人之言。得少關省覽。則糞土之臣。榮願足矣。其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謹隨表奉進以聞。

進通志表

臣光言。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册。不可不思。中謝　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取其要。爲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茲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緒。留意藝文。開延儒臣。講求古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他書。於七國興亡之迹。大略可見。文理迂疏。無足觀采。不敢自匿。謹繕寫隨表上進。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令臣讀所修資治通鑑。仍面賜御制御書序一篇者。臣性識駑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齠

麤涉羣史。常欲芟去蕪雜。發揮精雋。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鑑。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微言。俾撫舊聞。遂伸微志。尚方紙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未遑汗簡。已泣遺弓。陛下祇服駿命。丕承前烈。臣以屬纊有緒。不可不成。受詔所爲。不敢不上。銓次無法。抵捂實多。仰汙覽觀。伏須罪戾。豈謂皇帝陛下。赦其狂簡。賞其專勤。思所以旌異於他書。煜耀於羣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經史之末。迨此清閒。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帙。發言爲典。肆筆成書。炳蔚互變。如虎豹之明。灝噩無涯。逾商周之盛。況復褒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一賜指陳。渙然冰釋。至於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册牘之淵林。臣實何人。克堪此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掇正觀而爲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微臣之幸。中謝竊以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紆宸翰。曲蒙奬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檄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殆無容措。遂使螢燐末照。依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地而不朽。臣不任懇款之至。

知永興軍謝上表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循撫吏民。敷宣詔命。中謝臣識慮闇淺。規爲闊疏。惟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間以齒髮寖衰。疾疹交集。曾靡論思之效。久汙侍從之班。既無補於本朝。祈自安於散地。不圖眷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竭來就道。甫爾到官。惟

此咸秦昔爲畿甸山川秀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爲樂土在於今日適直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腐黑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乏蓋藏之粟襁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姦猾蓄萑苻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於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謹當策勵疲駑彫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答大恩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遺表　元豐五年秋吾苦語澀疑爲中風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救乃豫作遺表自書之常置臥內俟且死以授范純夫范夢得使上之八年三月五日宮車晏駕此表無用留以示子孫欲使知吾事君區區之心耳

臣世受國恩常思補報但以性識愚戇不合聖心是以比年以來屏居杜口不敢復言今衰疾日侵將塡溝壑敢以平生忠懇一達天聽庶幾陛下知臣無求於朝廷而未嘗忘國家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天縱睿哲燭物精敏踐祚以來銳志求治圖任奇傑恢張洪業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復疑貳聽其言從其計人有沮毀之者責而逐之雖周成王之信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樂毅蜀先主之託諸葛亮殆無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石既愚且愎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聰明佐佑丕烈乃足己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己如有人與之同則喜與之異則怒喜則數年之間援引登青雲怒則黜逐擯斥終身沈草萊凡人之情誰不喜富貴而畏刑禍於是忠直遠屏姦諛競進爲之腹心羽翼以干祿徼利遂使中外權要之任非其黨與不得處也深疾諫者過

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盜賊然後遏其胸臆變亂舊章興害除利捨是取非其尤病民傷國者略舉四條其一曰青苗錢分命使者誘以重賞強散息錢胥民求利取新償舊負債歲多官守空簿實無所獲貨重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縱富強應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死凡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今皆不取專責以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又迫於期限不得平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儲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主可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安敢復議用此雇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爲姦急則逃竄處事若此豈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長征之兵賦農民穀帛以給其衣糧農固已困矣今穀帛稅如故又使捨耕桑事戰陳一身二任民何以堪又能巡檢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畎畝之民尚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擒盜不亦難乎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四曰市易遣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麪駔儈所得皆權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又稱貸於民恣其所取使無賴子弟得醉飽之資在家父兄受督責之苦傾貲破產十有五六凡此四者皆逆人情違物理天下非之莫之肯從安石乃以峻法驅之彼十惡盜賊累更赦令猶得寬除獨違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是其所犯重於十惡盜賊也安石苟欲遂其很心無顧治體此其厲階至今爲梗也又有姦詐之臣如种諤薛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僥倖憒諼

詐也。罔上。輕動干戈。妄擾邊境。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謂等苟營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深入自潰。僅同兒戲。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昔王恢爲馬邑之謀。單于覺之遁去。時漢軍無所失亡。但無功耳。武帝猶以爲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今潰敗失亡。狼藉如此。而建議行師之人。晏然曾無愧畏。或更蒙寵任。竊見國家至仁。重惜人命。諸州論囚。有法應流而誤入死者。舉州府吏。皆坐停廢。奈何使數十萬人無罪就死。反無所坐乎。此所以使狂躁貪冒之人。競爲嘗試之說。而無所懲艾者也。若舉事屢如此。其於國家。豈可不憂乎。臣聞堂上不坿糞壤。則郊草不瞻曠芸。是以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內而後外。安近以服遠。故書曰。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下至齊桓晉文。亦先富教其民。然後用之。陛下何不視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羣臣之智能何如。百姓之富樂何如。士卒之精銳何如。乃遽從事於遠方也。臣所惜者。以陛下之聖明。不師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漢武之所爲。借使能踰蔥嶺。絕大漠。鏖皋蘭。焚龍庭。又何足貴哉。自古人主。喜於用兵。疲弊百姓。致內盜蠭起。或外寇覬覦者。多矣。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漢隋唐之季。然後悔之。固已晚矣。夫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安可一日無之。書曰。若跛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塞耳。跛而疾趨。前遇險阻。安有不顛躓者哉。臣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爲諱。大臣偸安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戾。閭閻之民。憔悴困窮。無所控告。宗廟社稷。危於

枭卵可爲寒心人無賢愚貴賤莫不知之而訖無一人敢發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聞諛臣之言以爲天下家給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勝憤懣爲陛下忍死言之庶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願忠之志廓然發日月之朋毅然奮乾剛之斷悔既往之失收將來之福登進忠直黜遠佞邪審黃髮之可任寤諞音編巧便之言也言之難信罷苗役廢保甲以寬農民除市易絕稱貸以惠工商斥退聚斂之臣褒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使貪功而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握兵而兆亂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簡之政變刻薄之俗以復敦樸之化使衆庶安農桑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祚無窮則臣沒勝於存死榮於生瞑目九泉無所復恨矣臣不勝瞻天戀聖之至

謝提舉崇福宮表

臣光言伏奉敕命宣令再任提舉西京崇福宮者囊奏上陳始虞報罷蚤聰垂聽亟沐殊恩祇荷寬優伏增兢悸伏念臣非適用學不知方被遇三朝忝塵二禁紆天光之顧問侍經席之從容亦嘗委總憲司訖無報稱擢陪樞府不敢叨居剖竹雍都蔑聞於治效分臺洛邑幸養於沈疴仍再領於祠庭遂十更於歲籥頃自受命先帝俾刊舊聞逮陛下之纘圖發德音而繼至而臣攜橐在外奏篇未經蓋簡册之浩繁致歲時之淹久雖官守無事慙四體之不勤而史學紬書實寸陰之是惜懼先溝壑以負恩私久去班行顧其他而無補坐糜祿廩嘗自訟而靡遑尚或無厭復求自便輒披私懇輕冒宸嚴豈謂皇帝陛下大德包

荒至明燭遠罔責再三之瀆曲垂開可之私蓋特出於異恩故不拘於盡法乾坤至大雖萬物皆遂其生雨露新霑或一夫獨被其澤惟顓愚之無狀容僥倖以滋多臣敢不深戒宴安祇勤夙夜畢精撰述圖報生成

進資治通鑑表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麤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麤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書筆墨縑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上

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捂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中謝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謝宣諭表 元豐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上

元豐八年三月奔國喪太皇太后遣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宣諭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沖幼同攝國政公歷事叅朝忠亮顯著毋惜奏章贊予不逮

臣光言今月二十二日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傳太皇太后陛下宣諭以臣歷事叅朝令毋惜奏章者中謝臣文學政事一無所長蒙仁宗皇帝擢寘侍臣英宗皇帝引爲學士大行皇帝初登宸極召入翰林繼處憲臺又承人乏俾貳樞府臣荷叅聖大恩無以爲報惟竭憃愚時進狂瞽祇知推誠不識忌諱每荷矜容未嘗譴黜屬者大行皇帝遘疾彌留深惟萬幾之重請陛下權同處分上天降禍奄及大故陛下建立聖

嗣。綏寧中外民物咸若。神祇協從。此皆陛下之淵謀。羣生之厚幸。臣以進懷先帝盛德。奔赴闕庭。止欲一望梓宮。少展臣子之衷誠。卽退歸洛邑。復就冗官。不意陛下過有聽采。特降中使。曲加奬飾。待以耆舊。許之盡言。臣聞商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陛下實有聖德。知所先務。聽政之初。首開言路。臣本何人。齒髮衰朽。精力昏耗。有何才識。克堪茲任。但冀天下之士。由此識陛下之心。嘉言嚮應。正論輻輳。民間疾苦。何患不聞。國家紀綱。何患不治。斯乃宗廟社稷之靈。四海羣生之福。豈伊微臣。獨爲慶幸。

謝門下侍郎表

臣光言。近上表辭免新除門下侍郎恩命。伏奉批答不允者。母慈臨御。嗣聖亮陰。登進弼臣。眷求舊物。才非稱任。辭不獲從。中謝伏念臣出自諸生。幸承素業。守泥古之樸學。乏經世之遠猷。逮事仁皇。備員諫署。容逆鱗之愚直。無補袞之嘉謀。會英宗之纂承。進河圖之近密。最膺異禮。深亮孤忠。及先皇卽政之初。被內相代言之命。委司天憲。擢貳樞鈞。終獲遂於懇辭。蓋曲成於志守。而臣涓埃罔效。精力蚤衰。出守無能。分臺得請。留連祠館。荏苒歲華。不圖仙駕之升。永絕清光之望。伏遇皇帝陛下。丕承洪緒。寅御中區。訪落之謀。亟先於羣辟。賜還之詔。屢出於中宸。起於林壑之中。處於廟堂之上。矧今始初政事。綏靖邦家。四方翹首以向風。萬姓傾心而聽上。斯乃君臣儆懼之日。宗社安危之機。必得非常之才。以濟維新之治。臣避命弗獲。居寵爲憂。謹當承元首之明。竭股肱之力。庶圖薄效。仰答鴻私。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上皇帝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使車傳命。宸檢頒恩。乃眷微生。特推異數。中謝伏念臣本由孤進。歷事先朝。屬睿哲之統臨。承贊襄之乏使。無嘉謀之云補。有素食之深譏。適當生育之辰。倍切劬勞之感。粲茵列鼎。思負米以難追。立身揚名。在顯親而何有。敢煩君賜。下逮家庭。雖邦禮之有常。在臣愚而曷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優近列。仁育羣生。隆飴糜之多儀。廣雲天之麗澤。先事後得。顧慙錫與之榮。移孝爲忠。誓竭糜捐之節。

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靦。中謝伏念臣器能淺陋。學術迂疏。仰膺簡注之隆。進備弼諧之職。適及始生之旦。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於茲日。致禮有秩。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飴糜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爲。益圖忠義之報。

上皇帝辭免正議大夫表

臣光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正議大夫者。中天霈澤。近輔書勞。亦及罔功。豈宜虛受。中謝伏念臣素無他技。惟繫孤忠。誤蒙粲聖之知。寖服近僚之列。頃因人之進。貳宰司。先帝審訓羣臣。靡預誓言之末。陛下嗣膺大寶。曾無翊戴之勤。豈弗畏於名言。詎敢當於懋寵。矧乃方任人而立政。惟卽命以記功。將深戒於官師。

宜先從於近始伏望皇帝陛下愼司名器申勸臣鄰收出綍之過恩亮循牆之愚懇爵惟馭貴免上累於至公賞必及勞蓋率由於舊典

上太皇太后辭免正議大夫表

人惟圖舊賞貴及勞義所當辭情難冒處中謝伏念臣蚤緣末學被遇叅朝乏稽古之令猷無致君之遠業入陪經幄久親日月之光出領祠宮實荷雲天之庇會慈宸之御極登嗣聖以承祧徒殷乏使之求進預同寅之列屬寵褒於近弼特序進於文階顧無橫草之勤均被出綸之渥與情共駭內忪中音慶遑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洪造聽卑至明燭隱愼守馭臣之柄無輕出器之名昭示大公輟已行之成命少安愚分息被己之深譏

上皇帝謝轉正議大夫表

臣光言伏奉告命授臣正議大夫上表辭免奉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離明繼照兌澤旁流祗受已還震惶無措中謝臣聞以資詔爵則民興忠誼眡音時功爲賞則下絕覬覦故德盛者其位隆力勤者其報厚勸沮斯在授受靡虛伏念臣學不適時才非經世謬塵近列最後諸臣辱體貌之兼隆竭股肱而無補屬舉懋官之典咸疇衞上之方績用蔑聞褒章誤及雖微誠之備列終成命之莫回居寵無名在顏有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馭臣惟禮厚下以仁優其進等之恩責以致身之節乾坤至大均覆載以不遺日月無私

委照臨而盡及永圖報塞惟誓糜捐

上太皇太后謝轉正議大夫表

明綸誤及渙汗難收弗獲懇辭終慙冒處中謝伏念臣自陪機政無補聖猷雖夙夜以自強惟事功之匪立每流年之是惜加衰疾之所嬰敢以瘝官復當懋賞是以歷陳故實備述悃誠洊奉詔音兩紓使節對天威之咫尺煩容訓之丁寧循走無從強顏祇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勤施大德兼容推均一於鳲鳩昭忠厚於行葦體乾坤之覆育品物不遺並日月以照臨光明下濟誓殫駑力仰答鴻恩

謝起居減拜表

臣光言伏准閤門告報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與呂公著近各推恩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餘免舞蹈仍於執政官班次後別作一班及自今後凡遇前殿應於大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起居恩出非常禮加異數優假太過慙負愈深中謝臣猥以瑣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迨茲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內惟恩紀之重天地所不能踰退思績效之微絲毫未嘗有立欲避位則爲罪益大欲就列則強力不前朝夕爲衆目所觀啓處無措躬之地敢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仁霈枯朽明燭幽微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臣詢諸故老或謂有舊章然彼皆位躋宰輔之崇德著耆明之美豈臣么麼所敢比方欲辭則實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踧踖心悸戰兢汗流惟仰賴於寵靈冀有瘳於藥物病庶遄已禮得如初期於竭忠不敢愛死

奏彈王安石表

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光等。叅次全臺上疏。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姦詐。熒惑聖聽。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以易喻履霜。示爲君制臣之術。書戒作福。明凶國害家之常。易書之義。其知幾乎。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過失。而臣不姦欺。蓋知其幾。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來。日愼一日。聞過則喜。從諫如流。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美化。其以用安石爲相。斯見陛下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石備政府。必當輔國以伊周之道。致時爲堯舜之民。發政施仁。俾合輿意。而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僞。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爲民賊。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姦言。徒有齊夫之辨談。詎塞爭臣之正論。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攢。或備近畿。或居重任。窺伺神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駭。苟陛下不遏其端。則安石爲禍不小。夫書易之戒。正急於斯。且陛下以安石有師保之尊。故舊之恩。俾爲相臣。使預政事。昔漢尊桓榮。徒聞設几。燕貴鄒衍。惟見築宮。豈有俾居顯重。而妄使改爲。若不正其罪惡。亦難以順乎衆意。臣職居御史。身爲諫官。非不能希意苟合。以求寵榮。蓋以立君朝者。當勵己以去邪。食君祿者。必輕身而爲國。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輒陳狂瞽。心既爲國。寧復愛身。苟今日蒙鈇鉞之誅。勝異日死賊臣之手。伏願陛下。獨奮乾剛。專行夬決。一遵祖憲。無用邪謀。誅逐亂臣。延納正士。上以順皇太后之意。下以慰億兆人之心。則臣等退就誅戮。亦所甘心。

謝賜銀絹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編修百官年表成書。特降詔奬諭。仍賜臣銀一百兩。絹一百匹者。奏篇甫上。褒詔爰頒。荷寵若驚。省躬無措。中謝。伏念臣淺才末學。庸識卑辭。久塵侍從之班。曾乏獻爲之補。頃膺審旨。俾纂舊章。恭惟祖宗叙業垂統之難。邦國立政任官之要。必表年而紀月。可鑒古以驗今。略舉宏綱。庶存成式。淹留叅歲。銓次終篇。仰稽乙夜之觀。方虞曠職之咎。豈期溫詔。發自淵衷。錫外府之兼金。加丘園之賁帛。載惟虛受。彌切靦顏。此蓋皇帝陛下順考百王。丕承列聖。剛健而篤學。緝熙於光明。眷執簡之微勤。形賛書之重奬。寵踰華袞。既稽首以拜嘉。賜厚百朋。實無功而冒賞。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二

章奏

爲孫太博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臣昨自滑州簽判。就除本州通判。未及半歲。今又蒙恩授前件差遣。於臣忝冒。實踰涯分。供命陳力。豈宜復辭。鄙若止臣一身。崎嶇困苦。雖更遠役。靡不甘心。敢以微誠。輕煩聖聽。念臣二親垂白。思戀鄉里。兩任滑州。去家差近。迎侍朝夕。往來如意。甘腝供須。頗爲私便。一日離側。倚門致念。況復貪榮。遠從吏道。其在人子。何心自安。轉運判官。國家近置。推擇委任。務在得人。以臣愚疏。恐難堪稱。伏惟聖慈。詳求幹敏。授以此職。令臣且充滑州通判。終滿一任。庶得官政無廢。侍養不缺。君親之際。恩義兩全。粟骨殫身。曷云補報。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皇祐二年十二月上。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閤請對。陛下卻而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爲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爲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

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雖彼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菸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遠過其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諫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爲堯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爲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終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陰氣太盛孼蔽陽明上下否塞疑惑不決之象天意昭然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異陛下性資純孝嚴恭天命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諛乃天下所共知也獨奈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輕祖宗之爵祿違古今之明鑒書之簡策使天下之人有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光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爲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慰安其意以厭上天之心解外廷之惑闢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歡然歌誦盛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即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則明帝非不欲爲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後言堯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爲末減以慰其心夫人主所欲爲人臣豈能強變之哉顧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堯佐者在列之臣噤默拱手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羣臣猶朽木陛下猶

雷遷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論夏竦謚狀 皇祐四年七月上

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謚有得失職所當言不敢隱默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考功勘校下太常禮院擬謚訖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羣望不欲委之有司概以公議且將揜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纍相應者取以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材不敢兼取況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爲法伏以陛下睿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爲豈不素聞洒欲以恩澤之私強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以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怨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爲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以爲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

論夏竦謚第二狀 奉聖旨改謚文莊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諭旨。臣等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居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述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以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戇愚。不知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爲東宮之臣故也。鄙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爲不合衆心邪。陛下必以竦爲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揜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爲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若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爲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爲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

儁傑之士蒙美諡者。後世皆疑之。則諡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爲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採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竦諡。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是歲仁宗違豫。不臨朝者累月。國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如唐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時爲諫官。首建此議。光聞而繼之。

第一狀留中。第二狀第三狀降付中書。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憂懼。若蹈冰炭。聞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爲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爲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爲之太子。中外乂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質之。治亂安危之機。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宴然不以爲憂。羣臣愛身

莫以爲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疏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爲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疏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況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爲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愼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爲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睿意。早定大議。則鼂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共爲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閎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衞。或尹京邑。亦足以鎭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

則身必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册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默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爲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爲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爲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儻以爲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冀毫釐之倖也虞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爲安變亂爲治易如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罪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衞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明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疏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卽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爲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

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無此爲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爲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鬬蓋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人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扃鑰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爲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頤指如意不早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眞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臥則夢之感歎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罔罷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世矣先臣某以廉直恬退特爲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鄙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

爲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爲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閒取臣前後所奏略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奸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臣先曾奏陳爲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至今未奉朝旨今竊知龐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責降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爲非龐籍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籍先已指揮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敵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戡夏倚等雖建此策因臣至彼傳道其言方得達於龐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今龐籍等先受其責而臣未蒙譴罰臣實內慙無以自處況臣在幷州日受經略司牒管句本司要重公事龐籍凡處置邊事未嘗不詢及於臣采用其說臣亦夙夜竭盡愚慮知無不言庶幾協心裨補國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識淺短思慮不精上爲朝廷之憂下爲龐籍之累若復苟求自脫不即大誅是臣以蕞爾之軀虧國家至平之法罪釁愈重不容於死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陳本末事理嚴賜誅譴以正刑書臣不勝幸甚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

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衞衞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

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育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累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乎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三事之禮爲之送終。鼓吹簫鐃。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爲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爲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乞虢州第一狀　嘉祐三年上。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陝州夏縣。丘壟宗族。俱在彼中。自先臣亡歿。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官未嘗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省墳墓。中心念此。朝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便一官。又爲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陝州側近州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陳請。今竊知已降敕命。授臣開封府推官。於臣之分。誠爲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至披陳。加以稟賦愚闇。不閑吏事。臨繁處劇。實非所長。必慮不職。以煩司寇。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除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情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灑掃先塋。或上件處所無闕。乞且歸館供職。候有闕日。特賜差除。

乞虢州第二狀

右臣朱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爲久不曾到鄉里及自知才性疲駑不任劇職曾奏乞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奉聖旨不許辭免就職以來已踰半歲體素多病牽強不前竊知虢州卽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一次或已除人卽乞候主判登聞鼓院尙書省開慢司局有闕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至曠敗

乞虢州第三狀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陝州鄉里及資性駑下不任劇職兩曾乞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尙書省開慢司局不蒙聽許臣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今竊知已降敕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局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幹省府職任俱爲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素貧榮冒居必致曠敗內省僥忝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尙書省開慢司局若俱無闕則乞知絳州乾州或在京開慢差遣一次干冒宸嚴臣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右臣伏奉敕差臣同修起居注臣性識庸昧學術空淺循塗乖進猶懼不稱況記注之職士林高選若以敍進則先達尙多若以才升則最出衆下豈敢不自揣度貪冒榮寵內猶愧怍人將謂何承命震恐殆無容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更擇時彥以副羣望所有敕臣不敢祗受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不許辭免。便令受敕者。臣聞人主度才。然後授任。人臣量能。然後就職。是以上無曠官。下無竊位。臣雖愚戇。識此義。今修注之官。日侍輦轂。瞻望清光。仕進之塗。無此爲美。臣非惡居顯榮。樂在疏賤。願以駑下之質。不相當稱。苟強顏爲之。不惟取四方觀笑。爲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貽朝廷羞。臣愚所慮。正在於此。是以傾輸悃愊。昧死自陳。今制旨益嚴。未賜開可。臣夙夜震懼。不知所圖。豈辭語拙訥。不能著白。將誠信未昭。無以感發。俛仰惶惑。若懷冰炭。是用再有披露。仰達天聽。不敢避煩黷之誅。庶幾逃忝冒之罪。所有差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祗受。乞依前奏。更賜擇人。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敕者。臣區區之誠。屢塵天聽。言理鄙拙。未蒙采納。退自悼懼。靡躬無所。臣雖愚陋。豈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輕得。詔命之嚴。不可屢違。所以冒犯雷霆。祈請不已者。誠以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釋褐從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仕進本末。皆可覆按。鄉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館之員。補奉常之屬。給太史之役。未嘗敢以片言避免。煩浼朝廷。蓋以解摘章句。校讎文字。考尋儀典。編次簡牘。苟策勵疲駑。庶幾可以逃於罪戾。是以聞命之始。卽時就職。至於修起居注。自祖宗以來。皆愼擇館閣之士。必得文采閎富。可以潤色詔命者。然後爲之。臣自幼及長。雖能誦習經傳。涉獵史籍。至於屬文。實非所長。雖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輩。性有常分。不可強勉。儻不

自惟忖貪冒榮寵異時驅策有所不稱使四方之人環目譏笑以爲盛明之朝容有竊位之人其爲聖化之累豈云細哉如是則雖伏質橫分不足以補塞無狀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且臣前後所陳剖心析膽莫非懇到而朝廷棄置其言曾不之省是不以情實待臣也意者使臣言出於誠陛下矜而聽之足以盡下情從物欲使臣言出於僞陛下亦因而許之足以沮奸回警諛薄臣竊爲朝廷計之二者皆未爲失也今臣所陳請已及再三而陛下拒之愈堅督之愈急使拳拳之志無以自明豈上下坦然推心相信之道哉臣不勝憤懣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陳不敢受敕更乞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便受敕更不得辭免詔旨丁寧至於三四而臣假蹇自遂是謂不恭若正典刑罪死無赦然臣知而不敢避者誠以罪莫大於此者故也臣聞虞書曰無曠庶官然則官無鉅細皆分理天職王者猶不敢私非其人況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則雖無國罰必有天刑臣雖頑愚竊知自愛雖日遷九官所不顧也臣鄙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句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即時就職豈以材力爲足堪其任哉竊自惟度以爲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章奏煩多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覩王安石前者差修起居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臣乃追自悔恨鄙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臣今所以煩瀆聖聽不能自已雖加重誅所不敢逃況王安石文辭閎富當世少倫四方士大夫

素所推服。授以此職。猶懇惻固讓。終不肯爲。如臣空疏。何足稱道。比於安石。相去遠甚。乃敢不自愧恥。以當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內自省循。一無可取。乃與之同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爲士大夫所羞哉。此臣所以彷徨。尤不敢受者也。伏望聖慈察臣誠心。且令循守舊職。更賜推擇當今俊異之人。可與安石爲比者。使同修起居注。如此則賢不肖各當其分。能不能各適其宜。下情獲安。衆望爲允。所有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右臣先奉敕差同修起居注。臣四曾上奏。乞更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敕供職者。臣謇領如草芥。不足以待斧鉞。軀命如螻蟻。不足以脂鼎鑊。今屢違明詔。當伏重誅。然臣區區之情。亦冀朝廷少賜寬察。臣自知材能不足塞職。歸情上聞。煩瀆聖聽。至於四五。刳肝瀝膽。盈卷溢幅。臣之情亦極矣。臣之辭亦殫矣。雖欲重復稱引。無以復加。而朝廷以臣賤微。終不之聽。臣晝夜憂悸。無以自存。俯仰三思。進退維谷。夫詔命至尊。徵臣至卑。修注至榮。罪誅至辱。今臣以卑違尊。去榮就辱。原其本志。豈有他哉。正欲朝廷任官。皆得其人。愚臣處身。不失其分而已。若聖恩矜而許之。則豈惟愚臣之幸。亦可以少有補於國家。若章奏煩多。而詔旨不移。豈惟使臣獲頑愚不虔之罪。不容於葅醢。抑亦恐四方之人。謂朝廷乏於賢材。如臣之比。尚足固留也。不勝迫切之情。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祇受。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嘉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是歲果大雨不見日食不復稱賀。自後踵以爲常。

右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覩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歷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中外。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迺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湎於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愚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乃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歷官尚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敕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陳三德上殿劄子　得旨留中。三劄並初除諫官上。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

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清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爲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思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言御臣上殿劄子　得旨送中書。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叅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迺使之徧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奇以譖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

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赦及疏決狀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上。

右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愼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奸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爲奸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殆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赦。使愿愨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輩。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冤結。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

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疏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墮慢。奸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疏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預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疏決。永爲定制。庶幾爲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薦鄭揚庭劄子

臣竊見近世以來。搢紳之士。專尚辭華。不務經術。先聖微言。幾成廢墜。臣謂苟有盡心修明六藝。皆宜甄奬。以勵來者。伏見幷州孟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譔著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隱蔽。輒取進呈。伏望聖慈。略垂省覽。苟有可取。量加旌異。俾使學者。有所勸慕。取進止。

薦劉靡劄子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草萊之士。談兵機。獻邊策者。不可勝紀。其間夸誕迂闊。不切事情。鄙陋庸淺。無可觀采者甚衆。蓋緣邊鄙之事。非士著之人。耳目習熟。則不能眞明利病。非學古之士。歷觀成敗。則不能堅定是非。竊見幷州鄉貢進士劉靡。撰成邊議十卷。援據古今。指陳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不敢隱蔽。謹具進呈。伏乞少賜省覽。如有可取。欲乞朝廷略加甄奬。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三

章奏

論舉選狀 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給享赦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久爲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採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錄。既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不悵然失望。臣誠戇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保之罪。別加採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是猶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遙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人或舉於魚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爲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既用舉

者之言。授之爵祿。苟不嚴爲禁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爲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爲古法。今之爲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即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置籍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即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敦遣赴闕。若舉主數同者。即以發狀先後爲次。（謂若俱有三人舉主。則取第三狀日月在前者。）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爲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與告身前列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人已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即因勢要屬請。未舉及爲人屬請。並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即敦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桑經敦遣不至。即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爲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

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爲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疏略者爲麤。餘並爲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爲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辨給。亦降爲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爲合格。若合格人少。即並取麤多者。合格人多。即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令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爲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爲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絕。浮僞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　上乞改知衛州。叔詹遂乞致仕。朝廷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詹。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叔詹非才。乞別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蔡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爲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況蔡州封部闊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移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爲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況叔詹資性庸下。老而

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爲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爲害。伏乞朝廷。直命致仕。或授以宂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黜幽明白。無損政體。

進五規狀　嘉祐六年閏八月初七日上

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叅旬。迺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閒。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閒。不與草木同朽矣。

五規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

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瓦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寇乘釁作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癰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鎭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頹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壖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

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愼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堯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官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壞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歷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

祖宗之成法。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墮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車。水則資舟。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偸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焉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

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外寇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盜賊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遠謀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踧蹜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足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徵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徵也言嘗戒懼萬事之徵也夫水之徵也捧土

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主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歷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忘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眞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游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眞宗深以爲然遂止繇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弃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儌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太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繢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殺。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沈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其。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摶土爲機。敗布爲

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覩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讒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炫耀愚俗之耳目哉

論勸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 上得旨依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爲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爲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爲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能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爲今之術勸農莫於重穀重穀莫如平糴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糴入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家貲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沿邊穀糴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取進止

論燕飲狀　嘉祐六年與王樂道同上

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脩(修)蕃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爲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迺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羣生。不勝幸甚。臣等區區。納忠忘死。惟陛下裁察。

論兩府遷官狀

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爲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百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芾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況慶歷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橫流。烈風淫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歷。災害尤衆。而兩府大

臣無問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內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爲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爲德澤愈厚矣

論夜開宮門狀 有旨劄送皇城司

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送殯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骸異以爲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關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敕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剩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有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卽乞陛下親降手敕加以御寶受敕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敕文眞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卽時下鑰進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敕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

敕而擅開閉律文施行。雖有手敕御批。不參驗及不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乞建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閏八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幷州事日。曾三上言。乞陛下蚤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究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疏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取進止。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尋有詔以濮王子宗實知宗正寺。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幷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地神祇。保祐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愼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阻。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

深思遠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決意而速行之。取進止。

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 嘉祐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依行。

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愼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坐相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羣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事。若致漏洩。大爲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應遇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板障門外踏道下祇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檢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開奏。勘罪施行。取進止。

論制策等第狀 既上。而執政以稽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敘之。卽蘇軾也。

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圖稽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稽所對。會稘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鎭同議。以圖爲第三等。稽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更爲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稽爲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爲賢。稽所試文辭。臣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

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毬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王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考爲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毬人等。使天下之人皆曰。毬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論蘇安靜狀　嘉祐六年十月初二日上。

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蘇安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爲之。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自今已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爲例。迺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墮壞。竊爲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新命。以存典法。

論公主宅內臣狀

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兗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爲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稚。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愼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

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爲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嘉祐七年正月十九日上。

臣聞聖主之教。尙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木。既醉。行葦。美宴好之相樂。刺乾餱之失德。禮有幣帛饔餼。行於邦國。贊獻飮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飮食免。重其更議。著令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飮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鄰里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刑。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宴飮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抵以峻法。鄙聞知鎭戎軍曹修。受鄰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贓罪。陝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據密院劄子。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幷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己。準盜論。今曹修因陳首。雖免書罰。尙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參議。至今未決。臣竊詳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正謂珍異見錢。

今曹修所受止於樽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媮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爲曹修除雪贓名欲望朝廷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贓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準律文處分即贈遺人而受其還答入己者準盜論並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爲姦百司有所循守矣

論諸科試官狀

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所解之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臣竊惟國家本設諸科以求通經之士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弊法竊聞去歲貢院出義題官吏於弊法之中曲爲奇巧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於設科本意不亦遠乎是則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學者益棄本原殆非所以省刑罰隆經術也伏望朝廷更取本處解發上件諸科試卷委官覆考其通麤合格者特與免罪不合格者乃依法坐之仍敕貢院將來科場選擇通經術曉大體之人充諸科出義官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如有十有九不中之人然後取勘本處解發考試官依前後條貫施行如此則彼皆無辭於罰論者亦不以爲寃矣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衆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羸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汙瀆聰明竊恐取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衆爲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卽乞取勘管句臣寮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寮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爲導上爲非禮也

論正家上殿劄子　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

臣先曾上言爲前管句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句當外議諠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爲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未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繇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導王爲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

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眞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刑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尙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爲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乞優老上殿劄子

臣聞古之聖王。遵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則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尙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昪

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昇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不畏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昇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愼選德望材器爲衆所服知治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叅敍而爲之也取進止

言張田第二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日上尋改差知湖州

臣近曾上言張田不可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點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爲始國家尤宜愼擇其人田貧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其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佞其可佞眞小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爲賢才夫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衆人謂之賢而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嵩夫爲上林令張釋之以爲嵩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怪其無張昌齡王公謹名王師旦曰二人有文無行恐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爲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爲之其飾僞行險躁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爲湖南之吏民亦爲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荆湖南路提點刑獄乞別賜擇人

論李瑋知衞州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公主降封沂國

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衞州。竟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瑋之宅。其公主宅祇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瑋使之尙主。次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讐。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閔隘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爲陛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祇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僸（音治。備也。）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聽。皆繇公主縱恣胷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曾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辭知制誥狀　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近蒙中書召試制誥。竊聞聖恩已除臣本官知制誥。續又令兼侍講。數日之間。寵命相繼。在人爲榮。於臣甚懼。竊以二職。文士之高選。儒林之極致。古之英儁尙或難兼。況於微臣。愚陋無比。一身二任。力所不堪。豈敢冒居。以取顚覆。聞之震恐。眷憒失據。臣自少及長。章句之學。麤嘗從師。至於文辭。實爲鄙野。鄙者辭免修起居注。非謂不能記錄言動。正恐循次而進。典掌誥命。取嗤四方。爲國大辱。是以披心自歸。至於四五。誠慤不著。不蒙開允。雖黽勉就職。而夙夜惶懼。未嘗少安。近者被召之日。再欲具此奏陳。又以比來

朝廷擢用數人。雖辭避懇至。未嘗得請。而或者不諒其心。以爲采名。恐復虛發。如前所爲。是以躊躇彷徨。不免赴試。除命既降。強顏忍恥。亦欲就職。以俟疵咎布彰。自當退黜。今者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臣同時被召。公著辭讓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臣迺始自悔恨。輒以愚心妄意朝廷。嘗伏重誅。臣雖無知。若使廉讓有恥者棄置不收。貪冒苟得者。進受華顯。不惟虧聖朝風化。亦使微臣受四海之責。將不得單獘其死。所有除知制誥敕告。臣未敢祗受。乞更擇文學兼茂。與職業相稱之人。以代臣。庶幾克叶遠近之望。覬愚臣之罪。其侍講恩命。臣更不敢辭。

辭知制誥第二狀

臣今月十四日。曾有奏陳。以知制誥之職。非臣所堪。乞更擇人。未蒙允許。臣夙夜惶恐。不知所措。臣與呂公著同時召試。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讓。而臣無愧恥也。臣雖甚愚。誠不忍以身居下流。蒙受衆惡。爲世汙澤。雖獲美官。將何榮之有。且公著沈厚淵懿。士林推服。文學行能。非臣之比。名位寵祿。臣安敢先之。昔施氏卜宰。皇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皇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臣今自知不材。請釋美官。以授能者。雖不足比迹大賢。庶幾得全皇句須少室周之後。其榮多矣。伏蒙朝廷察其區區。特賜矜許。其除知制誥敕告。臣不敢祗受。乞授公著。或別擇人。不勝大幸。

辭知制誥第三狀

臣今月十四日十七日兩曾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未蒙開許臣聞明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要莫尚於斯臣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闇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又貽聖朝愧恥謂之乏賢故爲公家之謀則莫若用其所長營一身之私則莫若避其所短夕寐晨興慮之已熟始敢披陳干瀆天聽披肝瀝膽莫非懇到自修注以來前後非一而昭昭之誠無繇上達屢觸報聞不蒙省察或者謂臣修起居注自應知制誥與呂公著不同公著當辭臣則當受凡自修注知制誥者非有祖宗法令著於方册特近歲相承之例耳祖宗之時但取庶官之中有辭藻者即知制誥不必皆以修注爲之其修注或改他官不必皆知制誥也夫以資淦用人不問能否比例從事不顧是非此最國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又謂臣就試已畢不當復辭臣就試之日以爲公著辭未必免臣試未必中是以不辭今公著獲免而臣忝恩命則今日辭之亦未爲晚也且過而能改猶愈於迷而不復見賢思齊猶愈於受爵不讓況臣修注之初已嘗辭免至於四五而朝廷不允伏望聖慈特賜哀察使臣服勤他役惟力是視其知制誥敕告臣不敢祗受乞更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四狀

臣昨三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誥敕臣竊者承之諫官首曾上言以爲致治之道任官最急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以稷契皐夔之賢皆守一官終身不易況今羣

臣固非其比。當度材而授任。量能而試職。奏牘具存。事可案驗。今臣自知文辭鄙野。不足以充知制誥之職。若止以修起居注資塗相值。循例序進。恬而有之。曾不愧畏。是臣但能譏評他人曠官竊位。而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此迺欺罔天聽。靜言庸違。當伏共兜之誅。以清唐虞之治。臣雖甚愚。決不敢爲。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特賜允從。其知制誥。乞別賜擇人。所有敕告。不敢祗受。

辭知制誥第五狀

臣先曾四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令便受告敕。臣幼嘗涉學。（竊）知臧否。豈敢以譎詐之心。上欺君父。顧人之材分。各有所宜。若貪榮冒居。使職業廢墜。則探囊胠（音區。發也。）篋。迺竊盜之微者。皆不足誅也。臣雖小人。實不敢爲。是以鄙者不辭於召試之初。而辭於呂公著免試之後。誠欲果於得請。不爲虛發故也。今若因循苟且。復往就職。則臣進退之迹。自可猜惑。況於世人。誰不譏笑。如是則臣出入禁闥。何心自安。陪接搢紳。何施面目。顧視僮僕。何以爲容。是以違犯天威。不敢避死。決求自免。而詔命愈堅。終未置捨。臣誠愚憧。不識所謂。意者朝廷以臣所言。皆爲矯僞。不足聽察邪。若使臣言出於矯僞。當正典刑。以警姦回。若出於至誠。當從其所請。使上無曠官。下無竊位。奈何前後奏章上者。直加屏棄。不復省察。區區之志。何以自明。若以近例修起居注者。必知制誥。不可改易。則臣竊觀先朝以來。修起居注。不因罪累譴黜。及親嫌相避。而去爲他官者。劉隨（一本作衡。）知衡州。潘慎修遷考功郎中。許衮判吏部

南曹劉陴改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丘雍充淮南都大制置發運使徐奭充兩浙轉運使蔡齊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鄭向充兩浙轉運副使（一本有字）使高鍊龍守本官陳誥充三司戶部副使葉清臣充兩浙轉運使（一本有副字）趙槩充天章閣待制楊察充江南轉運使蔡襄知福州以是觀之雖近例亦不盡知制誥也臣今悃款迫切無以復加伏望聖慈特賜哀察若使臣得遂其志是去罪辱而就顯榮雖日遷十官未足方其幸也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六狀

臣先曾五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敕者臣聞晉王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尚書令其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臣竊重述知爲人臣陳力就列之體心常慕之臣自勝冠以來投牒應舉入朝求仕豈偃蹇山林不求聞達之人邪顧力有所不任則不敢盜國家祿位恐職事廢闕陷於刑辟耳故自度材分可以策勵雖高位不敢辭不可強勉雖小官不敢受屢者蒙聖恩除館職諫官侍講皆不敢以一言飾讓蓋以館職掌比校文字諫官掌規正得失侍講掌講解經術皆不專以文辭爲職故也今臣自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章十餘上止爲文辭鄙惡不堪典誥命而已終未蒙朝廷賜察是以奏牘煩多喋喋不已頗爲時人所怪其愛臣者以爲讓榮利惡臣者以爲飾虛詐要之二者

皆未得臣之心。夫有諸中而辭諸外。然後謂之讓。若臣者無諸中而不敢爲者也。豈得謂之讓哉。譬如使羸夫負百鈞之重。而予之千金。羸夫必辭。非不欲金也。力不任故也。夫飾者內欲之而外不取。將以有求也。今臣不就美官。屢違詔命。上怒下怪。將抵罪誅。尙何求哉。且苟能其官。而固讓不止。則是朝廷百官。皆無人可爲。非天下之通法也。臣故謂如王述能則爲之。不能則止。爲得其宜。臣雖才非古人。願附王述之志。若始者可受。則不若勿辭。亦旣辭之。則不可復受。伏望聖慈特加矜察。其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七狀

臣先曾六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敕告者。臣天性樸駑。無他技能。惟守信誠。是爲操履。平居與等輩語言。猶不敢欺罔。況以奏牘。聞於朝廷。苟有毫髮不實。不惟陛下容聖憲章嚴明。天地鬼神。亦所不容。臣之愚意。但以知制誥之職。當取天下文章高妙逾衆絕倫者。以充其選。如臣野陋。實不堪稱竭懇自歸。前後非一。而聖恩確然。終未開察。臣竊自傷悼。幸生盛明之世。而昭昭之心。無以自列。若黽勉包羞。奉承詔旨。則天下之人。皆謂臣已試而復辭。已辭而復就。蓋習知朝命。重於改移。因欲飾讓以盜虛名。如此則臣生負大罪。死負餘愧。雖遇極榮顯。不若啜菽飲水。長爲布衣也。臣今若得請於朝。則不肖之迹。庶幾猶有以自明。如其不然。則矯僞之名。至於身沒骨朽。不可湔洗。臣夙夜念此。寢則不安。食則失味。進退遑遑。身無所措。是敢不避煩瀆。冒犯天威。伏望聖慈。哀其窮迫。特寢

恩命。使得服役他官。以報萬一。死不敢辭。若朝廷以臣頑蔽不恭。乞治臣之罪。削黜流放。靡不甘心。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八狀

臣先曾七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敕者。臣竊聞去歲權御史中丞王疇上言。近年以來。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論辯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爲妄談。輒形奏章。皆心語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意。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遺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爲小人之下。陛下聖度慈仁。包荒蓋愚。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欲望朝廷應今後臣下有要君作僞如前所陳者。並出宸斷。便賜聽許。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行已有恥。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奉聖旨。命後臣僚所陳。如有似此情涉詐慢者。令中書樞密院取旨施行。凡疇所言。實近歲之大弊。臣亦疾之。如疇之志。今臣自差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十有三次。若朝廷以臣爲誠。則何惜曲回大恩。從臣所欲。使臣不肖之迹。稍有以自明。若以臣爲詐。則罔上邀利。章奏煩多。無臣爲甚。臣願以身就譴。以彰前令之必行。庶爲陛下清此頹俗。亦臣報國之一效也。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九狀　辛蒙恩改天章閣待制。

臣先曾八次奏陳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許辭讓便受告敕者臣以愚戇煩瀆天聽前後非一聖明確然終不聽許臣誠戇昧不識所謂豈此職非臣不可爲邪將從臣之請則墮紊綱紀敗壞風俗邪何請之之勤而拒之之堅也若以爲非臣不可爲則方今詞臣滿朝英俊比肩舉而用之無不稱職若以爲墮紊綱紀敗壞風俗則臣之微志正欲朝廷無曠官羣下無竊位而已於綱紀風俗亦無所虧損不然者臣之所爲果誖理傷道朝廷令之不從論之不入至於四五至於八九侮慢威命無此爲甚則當投之四荒以禦魑魅豈有但已者也臣不勝迫切之誠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或賜允從或加譴責其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祗受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伏見三司度支判官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馮浩修己以謹與人以誠端良無邪恬淡不競居常處衆敦大有容臨義據正堅強不奪久在文館屢更任使比材量德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上殿謝官劄子 嘉祐七年五月十一日上

臣光伏蒙聖恩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臣竊以爲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過擇人賞罰豐財練兵數事而已行道之人麤有知識者皆知之患在朝廷不盡聞雖聞不力行耳朝廷不盡聞此諫官之罪聞而不力行則非臣等之所及也凡此數事臣前忝諫官已嘗略爲陛下言之今陛下寘

臣於侍從之列。留臣以諫爭之職。恩施愈隆。責望愈重。臣有生安敢愛。有言安敢隱。伏願陛下擇其事之要重者。特留聖心。則天下幸甚。不然臣雖朝夕侍前。徒汙名位。而費廩祿。於公家之用。果何益也。取進止。